

大館聖誕樹吸睛

聖誕將至，屹立於香港大館檢閱廣場十二米高的大型戶外聖誕樹成為大館的焦點，耀耀精美的聖誕裝飾散發濃厚節日氣氛，吸引眾多市民和遊人來打卡。

市井萬象

香港中通社



雪天好讀書

落雪天，最愜意的事情，莫過於宅在房間，烤着火，看着書。不一會兒，身體暖融融，心靈一片澄澈。窗外，雪花正盈盈，大地白茫茫的一片。北風，是不知疲倦的，一個勁兒地嗚嗚作響，似乎是想用這盛大的寒冷，凍住冬天所有的熱情。而屋裏，爐火微暖，茶香伴書香，不禁，生活清歡有趣。



自由談 管淑平

讀書的時候，人是專注的，即便是捧着閒書，讀到精妙處，也會讓人心靈驚艷，會忍不住地拍案叫絕。長久地讀書，可以讓心靈以充裕，養得心中一種恬靜與自信。

書籍，是我們真摯的良師益友，無數的前輩，將自己的經歷與感悟，付諸於文字，埋頭躬耕，默默不語。他們用文字，築起思想的高樓，匯聚成書本，可以供我們閱讀、學習，不能不心生敬意。

當然，讀書的確需要保持一定閒適與雅趣。冬日雪花漫天，我們可以順着時序讀關於冬天的書，不論詩詞文集，也不論小說故事，只要能給我們以新的見解與思路，或者新的認知與感受的書籍，都可以翻翻讀讀。

我很喜歡在雪天閱讀散文，落雪天，我們的心靈像雪花一樣，清透，沉靜。捧一本散文集，不論名家與否，慢慢翻閱，不禁，歲月生香。在冬天，我們的心靈，才能慢下來，更能接近冬天的底蘊。

相對於將時間用在刷短視頻、或者追劇等消遣上，讀書無疑是用處頗大的。眼睛看到、耳朵聽見，不及心靈流過。無聲的文字，像流水一樣，從我們的眼睛，流進我們的心底。不論是大聲朗讀，還是輕輕翻看，或者慢慢玩索與欣賞，都會讓我們的生活充滿生機。

讀書時，我常常會感到幸福，會不自覺地會心一笑。讀書



如是我見 楊不秋

最近剛讀完了由北京大學顧春芳教授撰寫的樊錦詩自述傳記《我心歸處是敦煌》。

厚厚的一本書，從童年的家庭生活，到隻身前往未名湖畔學習；從偶然被選去敦煌完成畢業實習，到幾經轉折也未能離開，後來接受命定成為莫高窟的守護人；從深居荒茫大漠的生活艱辛，到風雨飄搖，經歷家庭變故的動亂年代；從薪火相傳、力肩重任，與時間賽跑去搶救修復莫高窟，到開創性地利用先進科技，探索發展數字敦煌，將永久保存和永續利用變成可能。全書完整地呈現了「敦煌女兒」樊錦詩守護敦煌的故事。

除了深入淺出地介紹了敦煌莫高窟燦爛深厚的歷史和文化價值，書中還介紹了一批對敦煌文物文化保護和推廣做出卓越貢獻的學者、政治人物和國際友人，有聲名斐然的常書鴻、段文傑兩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有鑽研整治災病石窟牆體的平凡技師和攻克技術難題的國際科研團隊，還有北大歷史系的幾代學者，好像描繪了一幅以莫高窟為背景，

橫跨近百年歷史的大型人物畫卷。他們可能和敦煌的地理距離遠近有異，但都為守護莫高窟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當我想到自己並沒花太多時間就翻過的每一頁，讀過的每一章，對主人公來說都是揉碎了的每一天的光陰，我的心中便湧起許多感動：伴着莫高窟九層樓的鈴鐺聲，她一邊要解決工作上的許多麻煩和困難，一邊要面對生活中的各種難以取捨，一邊要抵住寂寞荒涼，一邊要忍耐親情相思，這是一種多麼令人敬佩的責任、堅毅和恆心，讓她守一不移地守護莫高窟，一守便是一輩子。

樊錦詩說，「簡單相信，傻傻堅持」說的就是她自己。也許，在外人看來她身上那些高貴品格，在她看來也只不過是堅守本地地做到了這八個字。不僅僅她，和她相識未名湖，相愛瑤瑤山，相守莫高窟的老彭也是這樣；許多為莫高窟奉獻青春年華的人們也是如此。

其實，還有很多在平凡崗位默默耕耘的人亦是如此。比如我的祖父母，一對黃河水利樞紐工程建設者。他們大學畢業沒多久就跋山涉水，火車轉汽車再轉農家毛驢車來到大壩工地。他們經歷了野地作業和風餐露



樊錦詩口述、顧春芳撰寫《我心歸處是敦煌》。

宿，白天埋頭苦幹，夜晚政治學習，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也經歷了蘇聯專家撤退和銷毀資料。面對黃河泥沙淤塞、堆積造成的水害，他們在每一寸光陰之間攻難克難，解決技術難題。

我小時候常問他們怎麼那麼傻，放棄北京的大好前程來到窮鄉僻壤，他們總是一笑了之。我想，他們也是簡單相信，傻傻堅持。看似雲淡風輕的八個字，背後也是他們一生沉甸甸的責任和堅持。

在印尼牙律遇見荷花湖



天南地北 東瑞

十一月，到印尼峇里島和雅加達出席兩位侄兒的婚禮之餘，我和妻子也順便與五十幾位當地華文文友遊覽了西爪哇的旅遊勝地牙律（Garut）。

牙律地處西爪哇風景區，山美水暖。民風純樸之外，農作物也豐富。我們來過四五次，這兒得天獨厚，旅遊資源豐富，有火山、瀑布、湖泊、海灘、公園、花園等。每次來，旅遊項目都不同。我們以往曾經看過地下溫泉激噴、與文友湖上竹筏游弋，還有約欣賞百花，到山區農村採土多啤梨然後秤重付費，物美價廉。牙律的許多度假屋也別具民族特色，建在湖上，夜宿於這麼特別的旅館，夜裏聽魚兒探頭躍越水面的聲音，疑為自己在水上眠。

牙律屬縣級市，有四十個鎮，大部分處在亞熱帶農村，三千零六十五平方公里上擁有約二百六十萬人口。這次到牙律，只有一天的時間，無法到太多的景點遊覽，但去到一個叫Situ Bagenit的湖泊，所遇的景象讓大家驚喜十分。因為大家最初都不清楚這湖有什麼特色和奇妙，五十幾人在湖邊就分乘七、八個長長的竹筏出發了。我們以為只是遊覽湖泊一圈就打道回府，與往常遊客的行程無異，所以出發時興致一般。

牙律的這種竹筏非常特別，又長又大，長筏中間設有一間漂亮的有蓋小屋，供遊湖人遮陽避雨。竹子紮得特別多，竹筏就顯得特別長，看來是必須有相當浮力，才承載得乘客的重量吧。每一個原住民船夫吃力地撐竿撐湖底，船就快速地如一支巨型箭貼着湖水面向湖中心發出。最初是你拍我、我拍你，有些興奮，大城市有的是渡輪，罕見這

類原始的長竹筏。但很快，大家的目光被前方陽光下的大片深綠色大葉子吸引住，居然是荷花！一些先抵達那荷花陣的文友，已經在那裏一邊揮手、一手揮動粉紅色誘人荷花，擺出各種甫士向後來者歡呼了。

於是我們的竹筏船夫更加努力地撐竿了，加快了竹筏的速度。我們完全沒料到在亞熱帶的印尼爪哇島會相遇這樣大片的荷花陣，實在驚喜。為什麼呢？正如小橋屬於江南水鄉，荷花在湖北為多，椰樹長住印尼一樣，荷花怎麼會出現在印尼的牙律呢？而且一出現就是那樣一大片，看不到盡頭似的。這真是我們數十次來印尼的首次相遇。

這時，文友們彷彿不知怎樣才好，或許是太激動了。拍拍整片荷花湖，還是手握一朵荷花比較好？那麼竹筏呢？竹筏也很特別，也是值得留影的。於是文友們各種奇奇怪怪的姿態都擺出來了，手機忙個不停。我替妻子拍了不少，她特別喜歡拍照；我們也請文友給我們倆拍合影。在竹筏上走來走去，有的文友見竹筏搖晃之下，身體一時不平衡，害怕掉進湖中。

曾經見過有的湖荷，秋冬季就枯謝

了，湖面一片殘荷敗葉，亂梗錯接，讓人頓生悲愁；而此時這裏偌大一片荷花湖，生氣勃勃。我也是喜歡拍攝之人，尤愛拍花，見湖中的荷花，有不少開得燦爛，含苞的也悅目，花葉相映，粉紅嫩綠，忍不住趨近。

接着，船夫按文友囑咐拿了幾個蓮蓬過來，兩個文友剝下蓮子吃。我們七嘴八舌地談論起荷花的種種，可以說「渾身是寶」，如蓮子可以養心益腎，散瘀止血，是煲湯和中藥裏的重要角色；蓮藕可以煲湯，開胃健腸，蓮子、藕、葉子、花瓣都可以吃，只是吃法不同。功效有別。在香港，蓮藕實得便宜，和西施骨或排骨一起煲湯是我們最喜愛的老火湯之一，可惜當地印尼民族不習慣利用蓮藕和蓮子，要不然收租船費外，還可以賣蓮藕和蓮子呢。再設一個「荷花人面相映紅」專人即影即攝影，收費便宜點，想必會頗受歡迎，收入大增。

這一天的旅遊，大家都很满意，見證了荷花湖在赤道之國的另一種精彩。當然，滿載而歸的，還有手機的成百張荷花與人合影的照片、激情的詩和新的見聞。



印尼牙律的荷花湖。

作者供圖

女兒的手藝

媽媽最怕屋子亂，又買一個五層櫃，準備放東西。櫃子送到，是一個大紙箱，裏面是組零件，要把組零件安裝成一個櫃子，媽媽犯了愁。

剛從多倫多回來的女兒，這時在身邊說「我會安裝」，媽媽不相信，心想：「你哪有這樣的本事？」

媽媽是老腦筋，裝修要請人，組裝衣櫃當然要請物業師傅，但可巧這時物業組沒時間。媽媽又想起十幾年前去多倫多探親的情景。那時住在富人區，女兒家的左鄰右舍有不少二層小樓，有臥室、餐廳、會客室，很是講究。不遠的鄰居就在裝修，穿着完全是工人的樣子。媽媽問女兒，是他們請來的人嗎？女兒笑着說：「這裏裝修很少有請人的，我們家裝修都是我

們自己刷牆，刷屋頂，鋪地板，沒有出過任何問題。」

後來我們了解，在多倫多較少裝修公司，多數人裝傢具、刷牆、鋪地板，一切都自己幹。一次去朋友家串門，朋友說，他們家的地板就是自己裝的。媽媽看了看，鋪得很不錯，心裏不能不服。

後來我們又跟着女兒逛了偌大的小商品市場，在這裏可以租到裝修房屋的大工具，用畢歸還；小工具買下，方便自己使用。

女兒憑着一雙手，輕輕敲，慢慢打，一個中午，把一個光亮的五層櫃裝好，她是第一次在北京顯示自己的手藝，也是第一次在家裏安裝物件。

媽媽看了非常驚訝，但心裏卻很滿意，心說「沒想到女兒學會了這門手藝，到國外鍛煉了自己的動手能力，不但節約了開支，還增強了對生活的信心，增加了內心的成就感。」



人與事 延靜

延靜

延靜



繽紛華夏 李丹崖

李丹崖

不入園林，怎知春色如許？不聽昆曲，枉去蘇州。

蘇州的平江路，有一家崑曲博物館，文友蘇硯帶我去過一次，印象中，那是一個春日，櫻花開得汪洋恣肆，恰在這樣的季節的江南之夜，早早地吃過了飯，端坐在崑曲博物館裏，等待被戲韻滋養。崑曲博物館設在一處老會館裏，典雅的崑曲，當然與老院子更配；於此，品一杯東山碧螺春，聽一場崑曲，絲絲縷縷的水磨調，如湯圓在唇齒間一樣絲滑，聽得人心尖上癢癢的，吳儂軟語之美，千言萬語都濃縮在崑曲的一枚枚唱詞裏了。

石桌陶椅，在乍暖還寒的暮春，墊了一層蒲團，坐上去異常舒適，古戲台上，藻井圍攏成穹隆狀，那是天然的音響，戲台的兩側有一對抱柱楹聯，很是有趣：

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也非我，裝誰像誰誰裝誰誰就像誰。

讀了又讀，這於台上的演員，有「戲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的意趣在；對於

崑曲：江南的一盞春酒

台下的看官，又有「一曲陽春喚醒古今夢，兩般面貌做盡古今情」的清醒。

水袖一甩，崑曲的就開唱了。演的是高濂的《玉簪記》，《玉簪記》這個故事很有意思——

南宋時期有一座女貞觀，觀中有一女尼名叫「陳妙常」，陳妙常年方二十，姿色出群，詩文俊雅，尤其精通音律，臨江縣令張孝祥傾慕陳妙常美貌，意欲言詞向她搭訕，殊不知，陳妙常對張孝祥並不感冒，且寫了一首詞來拒絕：「清靜堂中不捲簾，景悠然。閒花草草漫連天，莫狂言！獨坐洞房誰是伴？一爐煙。閒來窗下理琴弦，小神仙。」意思含蓄雋永，咱倆根不是一路人，我只想做我的小神仙，你別再狂言挑逗了。後來，張孝祥的朋友潘法成（一名潘必正）與陳妙常情投意合，後被女貞觀的觀主發現，潘必正嚴加訓誡，並逼他早應會試，潘必正戀戀不捨棄舟而去。陳妙常私僱小舟追上，以玉簪相贈，潘必正也以鴛鴦扇墜回贈，互相道別。後來，潘必正科考及第，做了官，與陳妙常終成眷屬。

這也算是一個大團圓的結局。自古才子佳人最宜入戲，崑曲尤有解才子佳人戲之

能，古典園林之中，俊男靚女的崑曲演員略施粉黛，水袖拋舞，裙裾飛揚，繡口一吐，蘭花指翹，檀板慢拍中，戲韻幽長，聽之，令人心魂沉醉，如飲春酒。

崑曲之美，一半是戲服、戲妝，另一半在戲台、戲詞。崑曲的戲服、戲妝之美，是一抹抹別樣的中國色。戲台則多建於古典園林之中，檐牙高啄、雕樑畫棟，古典韻味十足。戲詞則多為中國古典詩詞，最經典的是《牡丹亭》中佳句：賞心樂事誰家院，朝飛暮卷，雲霞翠軒，雨絲風片，煙波畫船，錦屏人忒看得這韶光賤……每一句，都美得攝人心魄。

文友蘇硯愛崑曲之極，他非蘇州人，也不姓蘇，蘇硯只是他的筆名。蘇硯為了蘇州的江南韻味、崑曲的婉轉華美，移居到這座城市，先是主理一家書店，後來，成為一座博物館的負責人，貪戀一座城市到達如此地步，足矣。

聽蘇硯說，崑曲亦有在船上唱的，試想一水空濛，一舟悠然，一人俏麗，水磨腔調啾啾呀呀地敞開，那山那水，都浸潤在夢幻中。

崑曲，可不就是江南的一盞春酒。